

大學周刊

2011年3月8日 周二出版 第506期 编辑部电话：010-82614599 电子信箱：dxkzhxx@163.com daxue@stimes.cn



编者按

2010年,我国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落实《规划纲要》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而深远。本刊特推出《规划纲要》中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若干问题,采访了部分两会代表、委员。

本期采访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大学副校长**苏蓉**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



黄伯云



钟秉林



盛连喜



钱锋



苏蓉



葛剑雄



葛晓音

《规划纲要》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部分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提出了招生与考试相分离、高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和录取方式多元化等改革方向,旨在改变长期僵化且广受诟病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教育部日前表示,今年要积极稳妥推进高考改革,并要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指导高考改革试点。而在2011年高考中,以“华约”、“北约”、“卓越联盟”三大联盟为代表的自主招生结盟,被认为是一种有样本意义的改革举措。高考改革方向已定,那么,应该如何推进、又该兼顾什么原则呢?

高考改革需要宽松的环境

□本报记者孙琛辉 陆琦 □郝俊

高考的功能与弊端

苏蓉:高考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是教育教学和人才筛选的基本制度之一,它对素质教育的实施、人才培养选拔影响很大。从恢复高考制度三十余年的教育实践看,它对促进教育发展、保障教育公平、重构教育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例如,偏重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的考试内容,造成死记硬背与机械训练充斥高中教学,集中录取制度限制了高等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和受教育者的选择权,降低了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一些高考加分、地方分数线、指定特招政策违背了考试公正的原则,损害了教育公平,不少地方政府将高考升学率视为政绩,形成单一的分值评价和升学率导向,致使基础教育“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应试教育”弊端严重,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难以推行,造成对学生身心健康、道德品质、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伤害,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十二五”的蓝图中,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被定义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而高考制度改革是整体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高考制度改革影响面大,专业性强,面对复杂的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困难不难想象,但又势在必行,因此需要进行缜密的整体设计。

黄伯云: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仅仅用分数选拔学生,而不是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的素质。以分数为唯一标准,不利于我们选拔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这个时候进行一些高考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考试。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要考试,那也不公平。考试一定要,但考的形式和录取方式等,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

钟秉林:首先,高考的制度必须要坚持。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完全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虽然现在上大学比以前容易多了,但是好大学还太少,不能完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

既然如此,就要对学生有选拔,选拔的关键就是有区分度,在正确的人才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有一个指标体系,通过测试区分出来。

我认为还是有考试,关键不是考不考的问题,而是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

钱锋: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是为了选拔真正的创新型人才。而“一考定终身”的大一统模式,很难选拔出这类人才。

高考需要改革,需要不断完善,而不能停滞不前。此外,高考还要兼顾教育公平的问题。

盛连喜:现行高考制度已经实行很多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怎样让更多青年人在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能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从这个角度讲,现行的制度需要改革。

目前高考的问题主要是考试方式比较单一,给学生的机会比较少。所谓方式单一是指形式固定、科目固定、时间固定,很难让有特长的学生根据学科特点、个人兴趣得到充分展示,学校也没有更多选择权。现在的高考一考定终身,一个好苗因为一次失误就丧失了深造的机会,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关键还是评价标准

苏蓉:高考改革的核心是改变“一次,一卷”的考试方式,打破由一次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选拔模式,根据考试学科、报考专业、学生自选等因素设计多次、多种组合的考试方式,允许学生多次参加考试,选择合适自己的考试,实现高考的个性化、人性化。

具体而言,要细分高考的科目和层级,可以根据考生所报考的学校或专业选择不同的科目,或同一科目的不同层级,这样,不同专业的考生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情况的考试组合;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性科目可以在一年内设置多次考试,允许考生多次参加,选择综合分为最终成绩。

钟秉林:关键不是取消以分数来评价,而是人才培养的标准如何优化。现在应试教育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合理,评价体系需要改革。评价体系涉及考评的内容、方式以及最后的综合评价,改革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黄伯云:高考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来一考定终身、分数是唯一标准的模式。但是改革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需要不断的改进、完善。毕竟考试也是一个衡量指标,虽然不是唯一指标。我们要选拔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所以在考试的设置上要进行一些改革。

即便是自主招生,我觉得也不能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强调分数,那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应该进行综合评价,而不是考上加考,增加学生的负担。自主招生的前提是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考察和全面评价,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面试。通过面试时的各种提问考察学生,有利于我们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或者说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这是我们改革的目的。

葛剑雄:很多人希望通过一年多次考试,解决“一考定终身”的问题,但我并不赞成,因为高考成绩与平时表现相差太远,纯属小概率事件。现在制定的一些改革方案,可能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调查研究。是否有数据说明现行高考究竟埋没了多少人才?没有。从长期看来,高考还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

自主招生不是“一贴灵”

盛连喜:近年来教育部提出进行考试改革试点。首先给一些高校招生自主权,针对学校特点对学生进行自招和面试,现在又发展到自主招生结盟的方式。有人认为是学校在变相地选拔好学生,好生源争夺战,这个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实际上,加入联盟的高校都是全国比较好的学校,本来就是全国大部分好学校的首选;而且,现在的生源竞争,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程度也将更趋激烈。对高校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钱锋:自主招生联盟也是一种有样本意义的改革举措。有共同特点的高校、行业类高校联合自主招生,是有益的尝试。有关高校不仅可以联合招生,还可以在体制、机制、办学模式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与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相比,自主招生结盟可以方便考生进行多方选择。考生的选择机会扩大了。而且联盟比单个学校自主招生更便于规范管理,更能体现一类学校的共性。比如,清华领头的“华约”以综合理工科见长,北大领头的“北约”以综合文理科见长,同济领头的“卓越联盟”以工科见长。

葛剑雄:现在的自主招生已经“变味”了。有人认为是自主招生考试就是为了培养特殊人才,招收一些偏才、怪才。这显然是走入了误区。我觉得大学没有必要去个别偏才、怪才修改招生考试制度。除非是真正的天才,否则太偏、太怪,会影响个人的正常发展。这并不值得鼓励。如果真是天才,没上大学可能也会发展得很好,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我们必须明确自主招生的真正目的,是让各个学校选拔自己最需要的生源。事实上,自主招生考试的结果跟高考的结果基本也都是吻合的。

教育部今年对于自主招生的政策有所调整:首先,给予高校自主招生的名额从去年的10%削减到今年的5%,比例是非常小的,因此家长和考生对于自主招生应该端正心态,成绩平平的考生可以不用关心自主招生,因为这就是在“掐尖”。其次,强调通过自主招生的考生还必须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才能被最终录取。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的选拔考试,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高考前的“预测”,达不到学生自主选择的目标。

目前自主招生试点的方向已经偏了,意义不大了。学生和高校都陷于两难境地。我认为,理想的高校自主招生应该是不受外界干预的,学生、高校可以双向自由地选择。但这在我国短期内还很难实现,因为这跟我国的政策和现状相矛盾。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受到各方面制约太多,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非常难,只能尽量做到趋利避害,可能这种思路可以使高考改革更加有效。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有人批评高校掐生源的问题,其实这是很正常的,高校只有挑选出合适的学生才能够更好地培养。招生不是“发扬风格”的时候。

葛晓音:自主招生如果能够公正执行,可以让一些高考失误但实际上很有才能的学生获得更公平的机会。比如,北京大学实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除了看笔试成绩,还会考察学生考试以外的一些成果、面试表现以及高中老师的评价等综合因素。通过自主招生,的确可以招到一些对某个学科有着特殊爱好或才能的学生。

现在不少家长都希望孩子报好找工作、容易挣钱的热门专业,像北大中文系不再是报热门,每年都有部分学生是调剂过来的,对中文本身没有太大兴趣。通过自主招生招来的学生,至少可以保证他们对学科的兴趣,而兴趣正是学生学业最关键的要素。

我对目前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有一

如何保证下一代成才?

教育历来是全国两会主要关注话题之一,因为它事关每个家庭、寄托国家希望。2011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两个教育话题——“虎妈”严苛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可以让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教育问题。

国家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后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创新型人才的高度集成,而我们的年轻人投身社会时不是人才,创新性怎样,完全取决于学校和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同时,国人基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认知对教育投入巨额钱财和精力,到底对子女素质的培养和情感带来什么影响,是否已构成教育领域版“中国模式”,尚需深刻的调查研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刚勇指

出,高考制度的改革直接牵动着基础教育的神经。在山东这个人口大省,中学生需要付出艰苦的应试训练,努力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张志勇呼吁回归素质教育,期望大学以鲜明的个性和招生自主权,引导高中、初中、小学办学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实现各阶段学生的健康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王玉芝指出,我国很多家长为了让子女“将来幸福”,让他们从小参加各种辅导班,导致孩子“现在不幸福”。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硬件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但软件越来越差,如课外活动逐渐减少,对个人兴趣的鼓励越来越少,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应试压力越来越大,有利于创造力培养的环境逐步减少。

统计显示,中国2亿多名中小学生在参加过相关学业辅导的超过63%,而中国家庭开支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是:高投入一定能保证高产吗?如果不能,我们还需要什么?(孙琛辉)

中国大学评论

“自主招生”何以让人忧虑?

□尤小立

春节刚过,三大高校“联盟”自主招生引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徙成了新的让人议论的话题。其实,这种无谓的“大迁徙”本身就不值得讨论。在全球一片“低碳”声中,代表着当下中国最高文化水准的大学名校,以如此不“低碳”的方式争夺生源,却鲜有人提出异议。这已经让人忧虑了,更让人忧心的是不少人还抱着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

应该说,对自主招生的期待是对高考改革的期待,这个期待是对日益僵化的高考制度的一种修正愿望的体现。但也正是这个急于矫正的愿望,让自主招生堂而皇之地获得了合法性。三大高校招生“联盟”的“圈地运动”之所以那么张旗鼓,筑高墙,广积粮,还要早称王,就是因为有合法性的护佑。

在当下中国,一旦获得了“合法性”便有了垄断的可能性。所有的权力都源自垄断,垄断带来新的权力,权力又不断地维护和放大权力,结果永远是垄断者获利。与自主招生考试相关的大学名校也不例外。不过,这回垄断的表现方式依然是考试,而且是考试加上面试。由于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参加完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还要继续参加高考,自主招生考试成了又一次“小高考”,结果对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既要应付原来的“小高考”,又要应付自主招生考试,未了还要为高考最后一搏,其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激愤至极,要求取消自主招生考试的原因。

当然,考试并非无可取。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下,考试仍是相对公平的选才方式,一旦贸然取消,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考不考,而是怎么考?从公布出来的自主招生试题看不出比高考题目有明显的高明之处,基本内容仍然是以知识为主。有些题目过于冷僻,让人感觉是在进行知识炫耀;有些又过于随意,随意到没有约束,类似的提问也吓到博士研究生考试时再使用可能更合适。而面试的所谓能力的考查则基本依赖考官的感受,也就是说,倚仗的是考官的个人道德和眼光。然而,在社会普遍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个人道德素养又有多少是可以依赖的?在大学普遍急功近利的情况下,教师的眼光又有多少可信度?这也许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面试方式本身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来自招生单位或利益共同体以外的监督,软性选拔的随意性便会被无限地放大,以致可能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幌子下肆无忌惮。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无奈中演绎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

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究竟谁来决定中学教育的走向?以前的单一高考,考题就是指挥棒和标准。现在的双轨制,成了“多头领导”。要对付高考一类的纯粹的应试,这部分往往有标准答案。死记硬背,套用“万能公式”,对长期应试的学生还不是很难。难的是又要对付量在面宽的“千分考题”和从未经历过的面试。考生这个角色被一分为二,过去的单一性变成两面或多面了。如果“多面”是“多能”的体现,自然表明新尝试的成功,但事情并非“总是朝好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面对考试,对付考试就必然会有“应付技巧”。任何“技巧”都是可以训练的,于是校内辅导班和校外的培训机构又有机可乘了。

面试的确可以考察一名考生的基本素质,但在当下中国,过于迷信面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太多两难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草率决定肯定不是有责任心的考官所愿为的。比如一名考生笔试成绩优异,面试时所有问题都可以“辩证”地回答,天衣无缝,另一名考生成绩很一般,却有零星的个人见解。你准备招哪个?实际上,这种两难局面在招生面试中还不算典型。最典型的情况是没有“典型”。长期的应试教育和单一的“成功”范例学习早已将考生塑造造成“标准件”了。这时候,你是录取学习成绩好的,还是录取学习成绩差一点的?还是接着上面的问题来说吧。大学能决定中学教育的走向吗?如果大学真的肩负起如此的重任,大学老师(即自主招生的考官)就将扮演法官的角色,但大学老师做好了充当“特别法官”,秉持公正、不徇私情,又兼具伯乐之慧眼的准备了吗?

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能带来更大的失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现实的今天,人们能够接受,并且习惯的只能是相对公平的选拔,相对“低碳”的选拔以及相对平和、渐进的选拔。唯有如此,选才才可能会少一点,进步才可能多一点。

主 编 崔雷芹
本版责编 孙琛辉